
MDI
MO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道德发展研究院



动态周报

2017年第5期 总第5期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 伦理舆情

戒尺线上热销成“网红” 家长：买来只是震慑孩子

道德问题岂能加减乘除

为父母记住啦！北京首设 15 家临终关怀试点单位

● 他山之石

抗衰老临床试验伦理学

● 新论新著

A History of Palliative Care, 1500-1970: Concepts, Practic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伦理舆情】

1. 戒尺线上热销成“网红” 家长：买来只是震慑孩子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陆晓凤）戒尺，曾是旧时私塾里，最为流行的震慑之宝。近期，不少市民发现，戒尺又悄悄重出江湖，在线上热销。销量最好的一家，月销售量达8千多笔；线下，旅游景区里，戒尺也受到游客追捧。

有人调侃，打手板教育又回来了？线上热销的背后究竟为何？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记者在网购平台上输入“戒尺”，立即跳出上百家店铺，销量最高的一家，月销量达8094笔。记者观察到，这些戒尺，多数为竹制品，规格也大致相同——正面刻着《论语》《诫子书》《三字经》等古代训诫语录，背面刻上尺度。既有8元一根的普通戒尺，也有高达6000多元的“土豪款”。“平均每个月都会有30多个订单销往厦门。”一位西安的卖家告诉记者，销往厦门的订单还不断增多。

线上热销，线下会购买戒尺的市民并不多。连日来，记者走访了瑞景小学、大同中学、湖滨小学、第六中学、公园小学等多所校园周边，均没有发现卖戒尺的商家，只有在景点附近，发现戒尺的踪影。在曾厝垵，类似的戒尺被摆放在商店显眼的位置，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曾厝垵一贩售戒尺的商家告诉记者，去年8月就开始销售，业绩一直不错。“一次性进货200根，一个半月就卖完了。”他说。

一位从事十余年戒尺销售的西安卖家告诉记者，戒尺很受教师和家长的追捧。有家长买回去吓唬小孩，也有老师买去教学。在网购平台的买家评价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留言：“在手上比划可以吓唬孩子，起到震慑作用”“买来敲黑板，震慑捣蛋鬼”。热销背后究竟是何原因？怀旧？作为文化产品送人？记者随机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收回问卷数89份。当被问及如果购买戒尺，会是出于什么目的时，不少市民表示因为怀旧买来收藏，还有人表示买来送人，也有用来吓唬小孩。

在问卷中，不少家长都反对用戒尺来体罚学生。网友颜女士表示：“可以用于教学，用于体罚太过，教育应该循循善诱讲道理。”还有一位老师表示：“体罚对孩子身心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影响，应该建立新型师生关系，而不是用体罚的手段。”此外，还有部分家长表示，戒尺在家里摆着，对孩子起到威慑作用，

使用过程中，不会用来体罚小孩。

“现在的社会环境，老师可不敢使用戒尺。”厦门东渡第二小学校长王静告诉记者，作为教师，使用戒尺是不合适的。作为一位母亲，王静认为，从学生的发展角度来讲，需要这样一把戒尺，适当地惩戒。“孩子不明白事理，需要用戒尺来强行告诉她，是非对错，在心中树立一把标尺。”王静说，最好只是将之作为一种对孩子的震慑，采用“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使用的过程中也要把握尺度。此外，对孩子的教育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实现，比如定时召开“家庭会议”，为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制定一些规矩。“戒尺在手，更应在心，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她说。

戒尺，也叫做“尺”，是由两块木板制成。是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长约 25 厘米，厚度达 2 厘米。旧时，在私塾念书，桌子旁都要放着一根戒尺。背书时，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一本书背下来，整个手已经被打得红肿。这样的“创伤记忆”，是当时少年学子的求学经历。鲁迅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此就有提到，先生的戒尺是小伙伴最怵的“法器”。晚清以来，随着西学、新学的兴起，私塾制度以及塾师亦退出了历史舞台，戒尺也随之而去。

<http://news.fznews.com.cn/dsxw/20170505/590bc7a8d5ec4.shtml> (2017-05-05 来源：厦门网)

智库评论

戒尺曾经作为教育法器，是私塾老师的教书标配，也是很多家庭必备的教育工具，在旧社会，很多人就是在戒尺的威慑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可以说，那个时代人们的成才，戒尺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文明，戒尺这种象征暴力教育的工具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更加理性，更加文明的教育方式。这不仅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一些家长之所以对戒尺如此追捧，除了怀旧心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对教育的焦虑。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力不从心，缺乏科学常识和正确的方法，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可能对孩子非打即骂，当孩子超出自己的掌控，出现逆反行为，家长就会觉得无能为力，可以说，教育孩子已经成了很多家长头疼的难题。尤其是面对一些“熊孩子”，家长更是不知所措，焦头烂额，不知道该如何

何教育和管束，只能借助戒尺，殊不知，这种行为不仅无法取得积极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爱护孩子，采取理性、科学和文明的方法进行管教，才是根本之策。

戒尺并非教育的必备“法器”，没有戒尺也不会影响到教育质量和教育效果，这是无数事实证明的结论，因此，戒尺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教育辅助工具，在教育中，还是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比如做到言传身教，比如，照顾到孩子的感受，循循善诱，讲事实、摆道理……这些，都远比使用戒尺粗暴震慑更文明，更有效。

2. 道德问题岂能加减乘除

近日，23岁消防战士姚为君在扑救民房火灾中为救一95岁老人牺牲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在普遍赞誉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提出“23换95，到底值不值”。

因为救人行为而引发社会价值观的讨论，在社会舆论场中并不鲜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张华为救掏粪老农而牺牲就曾引发社会大讨论，那场讨论也让人们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如今，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23与95孰大孰小”再次成为不该有的算术题。对于姚为君的壮举，大多数网络跟帖是痛惜和点赞，但争议之声同样不容忽视。有人说，别怪我自私，我觉得英雄亏了；有人说，23岁还可以为社会做很多事，不管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有些不值得；也有人说，也许他不知道要救的是95岁的老人，更不知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值不值”的追问，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遵循的是等价交换、讲求回报等原则。但生命不是算术题，道德也不能用加减乘除来换算。买车买房需要也必须问问“值不值”，但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道德行为，就不能用“值不值”来衡量。如果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很容易使人的价值观念异化，思想道德蜕化，该挺身而出时可能会退避三舍，该仗义执言时多半会选择沉默。

一位叫云苏辰辰的网友留言：“当时生死一线，哪考虑得了这么多。不管多少岁，都是条人命。与其在网上议论‘23换95’，不如多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换位思考，我们显得多么渺小，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不过恰好不是你罢了。”一位叫明明如月的网友发帖说：“如果救人时还要算值不值，那这个社会将变得

非常可怕！难道说应该先救有钱的、年轻的、漂亮的、有本事的，而那些没钱的、年老的、相貌平平的、才资平常的就可以不救或后救？”这些留言很朴实，但很有说服力。人类社会之所以有“崇高”这个词汇，不仅仅是因为有对生命的尊重，还有舍生忘死、临难不苟等超越生命之上的东西。

“值不值”的追问，对人民子弟兵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有不少记者问那些“危难时刻显身手”的官兵：“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官兵几乎众口一词地坦言：“其实啥都没想，就是想把人救出来”。在人民子弟兵的心中，“人民”二字的分量比泰山还重。时刻准备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这是子弟兵的光荣使命和职业素养。抗洪大堤上“最美的睡姿”，火灾现场中“最美的逆行”，长江浊流里“最美的潜游”……“人民的需要”就是号令，哪怕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别想“值不值”，只管“往前冲”。子弟兵的生命当然同样宝贵，但不论是见义勇为，还是抢险救援，人民子弟兵只会挺身而出、令出行随，不可能作出其他选择。对于一名消防战士来讲，必须义无反顾地去冲锋，至于“那个人有多大岁数”“值不值得冒险”等问题，是根本不会去考虑的。姚为君入伍后，参与了200多次灭火救援行动，认为在军营“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他勇蹈火海而不惧，为救群众献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理解英雄需要良知，也需要境界。面对英雄的壮举，我们唯有深怀敬意，崇尚追随，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而不应该在“值不值”的物质天平上打转转。当我们的周围多些“赞起来”的敬仰、“学起来”的赓续，社会风气必将日益清朗，我们的国家必将日益强盛。

http://www.mod.gov.cn/jmsd/2017-05/08/content_4779981.htm（2017-05-08 来源：解放军报）

智库评论

想起30多年前，“大学生张华救掏粪老农而牺牲”引发的那场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今天人们仍在讨论这样做值不值。这个时代的一大进步就表现在对生命的平等尊重上，虽然仍有人觉得不值，甚至痛骂支持救人者为“圣母婊”，但这种声音已经很边缘，主流观点是在批评这种“值不值”的坏议题，痛斥这个“用年龄衡量生命价值”的坏思维。

如果非要从客观上分析救一个人是否值得，这是人类文明的倒退，生命不分老幼贵贱，或许这个年轻的生命本可以有几十年的大好时光，老人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如果因为这个放弃对生命的拯救，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是人性倒退的开始。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人们不仅不会用高低、贵贱、长幼来衡量生命的价值，甚至会在面临抉择时向弱者倾斜，保护老弱病残者。

当人们说“别怪我自私，我觉得英雄亏了”时的痛心和惋惜，这可能也正是英雄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原因——我们会用“亏不亏”来计算，但他们不会；我们也许会纠结和冲突，但他们永远不会给自己陷入这种纠结的机会，他们永远不会想到“23 换 95 值不值”这样的问题，没有选择，只有逆火而行，只有挺身而出，只有负重前行。不要再讨论“23 换 95 值不值”这个猥琐的话题了吧，英雄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种可贵的价值，不要用那种功利的价值标准去拉低他，他只会把这种讨论当成耻辱。

3. 为父母记住啦！北京首设 15 家临终关怀试点单位

6 年前，北京市首次在社区试点居家一医院模式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4 层，一个名为“生命关怀病房”的温馨病区被改造为最后的港湾。今年 3 月，市卫计委已遴选确定北京市隆福医院等 15 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北京市临终关怀试点单位。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科副主任金琳介绍，他们接收的患者主要以癌症晚期的肿瘤病人为主，此外还有高龄脑衰、慢病终末期患者。病人需要有明确的诊断证明，并且家属要自愿放弃有创的介入治疗手段。住院时间长短会根据患者病情而定，病情需要可以住到去世。如果病人经过一段治疗病情恢复平稳，还没有到最终的临终阶段，德胜社区的医生也会建议病人回到家里，由居家医护持续管理。临终关怀护理包括了人文关怀、哀伤辅导、灵性交流、心理干预等。

北京首批临终关怀试点单位

区名 试点单位名称

东城区 北京市隆福医院

西城区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区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

丰台区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卫生院

通州区 北京市通州区老年病医院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医院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中心卫生院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医院

小提示：这些地方也有临终关怀

上海：从 2012 年开始，上海在全市 17 个区县 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舒缓疗护”病区，专门就诊收住肿瘤晚期患者，普陀区占了两家。长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上海市首批设立舒缓疗护病区的试点医院之一。

广东：作为广东省首个在公立医院里面设立的临终关怀专科，广州番禺市桥医院的康宁科专为老人及临终患者服务。这个临终关怀专科超过 100 张床位。。

济南：山大齐鲁医院东院“临终关怀病房”。这里收治的，都是当前医疗技术无望治愈的晚期恶性肿瘤以及慢性病终末期的病人。在每一名患者入院前，家属要签署一份《舒适医疗知情同意书》。医生会跟家属进行沟通，对于这些预期生存期在 6 个月以内的病人医生将针对疼痛等症状进行缓解，减轻他们的身心痛苦，但不针对疾病本身展开积极治疗。在病人心跳暂停后，不会用电击、按压、药物等会带来痛苦和二次伤害的方式使心脏恢复跳动。总之，这里的目的是让病人“好受”，不强求生命的挽回。

郑州：郑州晚晴山庄老年公寓等一些养老机构开设有临终关怀中心；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开设专门的姑息治疗及安宁疗护病区，省肿瘤医院 2013 年年底成立疼痛科，其主要项目之一就是临终关怀。（综合自济南时报、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河南商报、东方网）

<http://www.jksb.com.cn/html/news/hospital/2017/0508/112093.html?from=singlemess>

智库评论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临终关怀，在中国是个非常边缘的行业，甚至边缘到连行业都称不上。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医院也同样没有动力，在医疗资源稀缺和以药养医的背景之下，要么是对患者进行未必必要的治疗甚至过度医疗，要么是对已无能为力的患者进行“劝退”让其回家“休养”为其他患者腾出位置，无论是哪种，都很可能为患者和家属带来更多的痛苦。对此，医院有医院的考量与无奈，患者和家属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死亡都非常忌讳，若家属未显现出拼尽全力的姿态甚至没有“挣扎”到最后一刻，即使是在患者本人意愿下进行舒缓治疗，也很难逃脱“不孝”与“没良心”的责难。

临终关怀并没有治愈医疗一般的硬指标，而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软服务，这也使其界限更为模糊，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争议。近日，琼瑶与其继子女，因其失智丈夫是否应该进行舒缓治疗产生了极大分歧。表明现实中进入临终关怀的界限仍难以量度，临终关怀所涉的道德伦理及个人意愿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的探讨及实践中的摸索完善。走在这条路上，任重而道远。

人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告别，而如何与世界告别，无论是个人或是国家制度，都需要学习。未必每个人都有必要去面对选择如何死去的问题，但当死亡来临，有一个临终关怀的选项，很重要。直面临终关怀是向死而生，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他山之石】

The Ethics of Anti-aging Clinical Trials (抗衰老临床试验伦理学)

Abstract

Interventions aiming to slow, stop, or reverse the aging process are starting to enter clinical trials. Though this line of research is nascen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not only prevent prolonged human suffering, but also to extend human

well-being. As this line of research develop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ethical constraints of conducting such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of these constraints. In particular, it discusses the ethical difficulties of conducting this research in a way that would produce reliable data regar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anti-aging intervention. Clinical trials of such interventions, I argue, will be faced with a dilemma between two confounding variables. Eliminating the variables requires introducing ethically problematic research practices. Thus, researchers must either perform research in ethically problematic ways, or forego the conduct of high-impact clinical research on anti-aging interventions.

Keywo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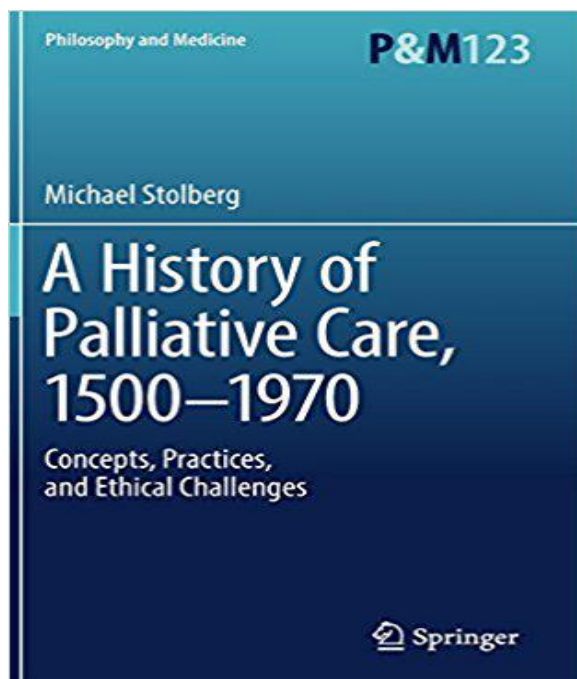
Informed consent Study design Research ethics Health behavior

来源: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948-017-9917-z>

First Online: 08 May 2017

【新论新著】

A History of Palliative Care, 1500-1970: Concepts, Practic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出版社

Springer; 1st ed. (2017-5-5)

丛书名

Philosophy and Medicine

作者简介

Born in Munich, in 1957, Michael Stolberg is chair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Germany. He was trained and worked as a physician in internal medicine and intensive care before turning to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obtaining a second doctoral degree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1994.

This book on the history of palliative care, 1500-1970 trace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modern palliative care in Europe to the rise of the hospice movement in the 1960s. The author discusses largely forgotten premodern concepts like *cura palliativa* and *euthanasia medica* and describes, how patients and physicians experienced and dealt with terminal illness. He traces the origins of hospitals for incurable and dying patients and follows the long history of ethical debates on issues like truth-telling and the intentional shortening of the dying patients' lives and the controversies they sparked between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An eye opener for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regarding terminal care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抄送：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明办、江苏省社科规划办、江苏省各省级智库、道德发展智库各相关单位、东南大学各相关部门、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全体人员、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全体人员

联系人：王有凭，电话：025-52090923，15151874860；本期编辑：王有凭，审核：陈亚慧

关注我们：

◆ 微信公众号（见右）

◆ 研究院公共邮箱

ddfzyjy@163.com

◆ 研究院网站

<http://ethics2011.seu.edu.cn/>

